

## 第九十回

### 苏秦合纵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

话说苏秦、张仪辞鬼谷下山，张仪自往魏国去了。苏秦回至洛阳家中，老母在堂，一兄二弟，兄已先亡，惟寡嫂在，二弟乃苏代、苏厉也。一别数年，今日重会，举家欢喜，自不必说。过了数日，苏秦欲出游列国，乃请于父母，变卖家财，为资身之费。母、嫂及妻俱力阻之，曰：“季子不治耕获，力工商，求什一之利，乃思以口舌博富贵，弃见成之业，图未获之利，他日生计无聊，岂可悔乎？”苏代、苏厉亦曰：“兄如善于游说之术，何不就说周王，在本乡亦可成名，何必远出？”苏秦被一家阻挡，乃求见周显王，说以自强之术。显王留之馆舍。左右皆素知苏秦出于农贾之家，疑其言空疏无用，不肯在显王前保举。苏秦在馆舍羁留岁余，不能讨个进身。于是发愤回家，尽破其产，得黄金百镒，制黑貂裘为衣，治车马仆从，遨游列国，访求山川地形，人民风土，尽得天下利害之详。如此数年，未有所遇。

闻卫鞅封商君，甚得秦孝公之心，乃西至咸阳，而孝公已薨，商君亦死，乃求见惠文王。惠文王宣秦至殿，问曰：“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敝邑，有何教诲？”苏秦奏曰：“臣闻大王求诸侯割地，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？”惠文王曰：“然。”秦曰：“大王东有关、河，西有汉中，南有巴蜀，北有胡貉，此四塞之国也。沃野千里，奋击百万，以大王之贤，士民之众，臣请献谋效力，并诸侯，吞周室，称帝而一天下，易如反掌，岂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？”惠文王初杀商鞅，心恶游说之士，乃辞曰：“孤闻‘毛羽不成，不能高飞’。先生所言，孤有志未逮，更俟数年，兵力稍足，然后议之。”苏秦乃退。复将古三王五霸攻战而得天下之术，汇成一书，凡十余万言，次日献上秦王。秦王虽然留览，绝无用苏秦之意。再谒秦相公孙衍，衍忌其才，不为引进。

苏秦留秦复岁余，黄金百镒，俱已用尽，黑貂之裘亦敝坏，计无所出，乃货

其车马仆从以为路资，担囊徒步而归。父母见其狼狈，辱骂之，妻方织布，见秦来，不肯下机相见。秦饿甚，向嫂求一饭，嫂辞以无柴，不肯为炊。有诗为证：

富贵途人成骨肉，贫穷骨肉亦途人。

试看季子貂裘敝，举目虽亲尽不亲。

秦不觉堕泪，叹曰：“一身贫贱，妻不以我为夫，嫂不以我为叔，母不以我为子，皆我之罪也！”于是简书筐中，得太公《阴符》一篇，忽悟曰：“鬼谷先生曾言：‘若游说失意，只须熟玩此书，自有进益。’”乃闭户探讨，务穷其趣，昼夜不息。夜倦欲睡，则引锥自刺其股，血流遍足。既于《阴符》有悟，然后将列国形势细细揣摩，如此一年，天下大势，如在掌中，乃自慰曰：“秦有学如此，以说人主，岂不能出其金玉锦绣，取卿相之位者乎？”遂谓其弟代、厉曰：“吾学已成，取富贵如寄，弟可助吾行资，出说列国。倘有出身之日，必当相引。”复以《阴符》为弟讲解，代与厉亦有省悟，乃各出黄金，以资其行。

秦辞父母妻嫂，欲再往秦国，思想：“当今七国之中，惟秦最强，可以辅成帝业。可奈秦王不肯收用。吾今再去，倘复如前，何面复归故里？”乃思一擒秦之策，必使列国同心协力，以孤秦势，方可自立。于是东投赵国。时赵肃侯在位，其弟公子成为相国，号奉阳君。苏秦先说奉阳君，奉阳君不喜，秦乃去赵，北游于燕，求见燕文公，左右莫为通达。居岁余，资用已罄，饥饿于旅邸，旅邸之人哀之，贷以百钱，秦赖以济。适值燕文公出游，秦伏谒道左。文公问其姓名，知是苏秦，喜曰：“闻先生昔年以十万言献秦王，寡人心慕之，恨未得能读先生之书。今先生幸惠教寡人，燕之幸也。”遂回车入朝，召秦入见，鞠躬请教。苏秦奏曰：“大王列在战国，地方二千里，兵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然比于中原，曾未及半。乃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，目不睹覆车斩将之危，安居无事，大王亦知其故乎？”燕文公曰：“寡人不知也。”秦又曰：“燕所以不被兵者，以赵为之蔽耳。大王不知结好于近赵，而反欲割地以媚远秦，不愚甚耶？”燕文公曰：“然则如何？”秦对曰：“依臣愚见，不若与赵从亲，因而结连列国，天下为一，相与协力御秦，此百世之安也。”燕文公曰：“先生合纵以安燕国，寡人所愿，但恐诸侯不肯为纵耳。”秦又曰：“臣虽不才，愿面见赵侯，与定纵约。”燕文公大喜，资以金帛路费，高车驷马，使壮士送秦至赵。

适奉阳君赵成已卒，赵肃侯闻燕国送客来至，遂降阶而迎曰：“上客远辱，何以教我？”苏秦奏曰：“秦闻天下布衣贤士，莫不高贤君之行义，皆愿陈忠于君前，奈奉阳君妒才嫉能，是以游士裹足而不进，卷口而不言，今奉阳君捐馆舍，臣故敢献其愚忠。臣闻‘保国莫如安民，安民莫如择交。’当今山东之国，惟赵为

强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秦之所最忌害者，莫如赵。然而不敢举兵伐赵者，畏韩、魏之袭其后也。故为赵南蔽者，韩、魏也。韩、魏无名山大川之险，一旦秦兵大出，蚕食二国，二国降，则祸次于赵矣。臣尝考地图，列国之地，过秦万里，诸侯之兵，多秦十倍，设使六国合一，并力西向，何难破秦。今为秦谋者，以秦恐吓诸侯，必须割地求和。夫无故而割地，是自破也，破人与破于人，二者孰愈？依臣愚见，莫如约列国君臣会于洹水，交盟定誓，结为兄弟，联为唇齿，秦攻一国，则五国共救之，如有败盟背誓者，诸侯共伐之。秦虽强暴，岂敢以孤国与天下之众争胜负哉？”赵肃侯曰：“寡人年少，立国日浅，未闻至计，今上客欲纠诸侯以拒秦，寡人敢不敬从！”乃佩以相印，赐以大第，又以饰车百乘，黄金千镒，白璧百双，锦绣千匹，使为“纵约长”。

苏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，偿旅邸人之百钱。正欲择日起行，历说韩、魏诸国，忽赵肃侯召苏秦入朝，有急事商议。苏秦慌忙来见肃侯，肃侯曰：“适边吏来报：‘秦相国公孙衍出师攻魏，擒其大将龙贾，斩首四万五千，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，衍又欲移兵攻赵。’将若之何？”苏秦闻言，暗暗吃惊：“秦兵若到赵，赵君必然亦效魏求和，‘合纵’之计不成矣！”正是人急计生，且答应过去，另作区处，乃故作安闲之态，拱手对曰：“臣度秦兵疲敝，未能即至赵国，万一来到，臣自有计退之。”肃侯曰：“先生且暂留敝邑，待秦兵果然不到，方可远离寡人耳。”这句话，正中苏秦之意，应诺而退。苏秦回至府第，唤门下心腹，唤做毕成，至于密室，吩咐曰：“吾有同学故人，名曰张仪，字余子，乃大梁人氏。我今予汝千金，汝可扮作商贾，变姓名为贾舍人，前往魏邦，寻访张仪。倘相见时，须如此如此，若到赵之日，又须如此如此。汝可小心在意。”贾舍人领命，连夜望大梁而行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张仪自离鬼谷归魏，家贫求事魏惠王不得。后见魏兵屡败，乃挈其妻去魏游楚，楚相国昭阳留之为门下客。昭阳将兵伐魏，大败魏师，取襄陵等七城，楚威王嘉其功，以“和氏之璧”赐之。何谓“和氏之璧”？当初楚厉王之末年，有楚人卞和得玉璞于荆山，献于厉王。王使玉工相之，曰：“石也！”厉王大怒，以卞和欺君，刖其左足。及楚武王即位，和复献其璞，玉工又以为石，武王怒，刖其右足。及楚文王即位，卞和又欲往献，奈双足俱刖，不能行动，乃抱璞于怀，痛哭于荆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尽继之以血。有晓得卞和的，问曰：“汝再献再刖，可以止矣，尚希赏乎？又何哭为？”和曰：“吾非为求赏也。所恨者，本良玉而谓之石，本贞士而谓之欺，是非颠倒，不得自明，是以悲耳！”楚文王闻卞和之泣，乃取其璞，使玉人剖之，果得无瑕美玉，因制为璧，名曰：“和氏之璧”。今襄阳府南漳县荆山之颠有池，池旁有石室，谓之抱玉岩，即卞和所居，泣玉处也。

楚王怜其诚，以大夫之禄给卞和，终其身。此璧乃无价之宝，只为昭阳灭越败魏，功劳最大，故以重宝赐之。昭阳随身携带，未尝少离。

一日，昭阳出游于赤山，四方宾客从行者百人。那赤山下有深潭，相传姜太公曾钓于此。潭边建有高楼，众人在楼上饮酒作乐，已及半酣。宾客慕“和璧”之美，请于昭阳，求借观之。昭阳命守藏竖于车箱中取出宝椟至前，亲自启钥，解开三重锦袱，玉光烁烁，照人颜面。宾客次第传观，无不极口称赞。正赏玩间，左右言：“潭中有大鱼跃起。”昭阳起身凭栏而观，众宾客一齐出看，那大鱼又跃起来，足有丈余，群鱼从之跳跃。俄焉云兴东北，大雨将至，昭阳吩咐：“收拾转程。”守藏竖欲收“和璧”置椟，已不知传递谁手，竟不见了。乱了一回，昭阳回府，教门下客捱查盗璧之人。门下客曰：“张仪赤贫，素无行，要盗璧除非此人。”昭阳亦心疑之，使人执张仪笞掠之，要他招承。张仪实不曾盗，如何肯服？笞至数百，遍体俱伤，奄奄一息。昭阳见张仪垂死，只得释放。旁有可怜张仪的，扶仪归家。其妻见张仪困顿模样，垂泪而言曰：“子今日受辱，皆由读书游说所致，若安居务农，宁有此祸耶？”仪张口向妻使视之，问曰：“吾舌尚在乎？”妻笑曰：“尚在。”仪曰：“舌在，便是本钱，不愁终困也。”于是将息半愈，复还魏国。

贾舍人至魏之时，张仪已回魏半年矣。闻苏秦说赵得意，正欲往访，偶然出门，恰遇贾舍人休车于门外，相问间，知从赵来。遂问：“苏秦为赵相国，信果真否？”贾舍人曰：“先生何人，得无与吾相国有旧耶？何为问之？”仪告以同学兄弟之情，贾舍人曰：“若是，何不往游？相国必当荐扬。吾贾事已毕，正欲还赵，若不弃嫌微贱，愿与先生同载。”张仪欣然从之。既至赵郊，贾舍人曰：“寒家在郊外，有事只得暂别，城内各门俱有旅店，安歇远客，容卑人过几日相访。”张仪辞贾舍人下车，进城安歇。次日，修刺求谒苏秦，秦预诫门下人不许为通，候至第五日，方得投进名刺。秦辞以事冗，改日请会。仪复候数日，终不得见，怒欲去。地方店主人拘留之，曰：“子已投刺相府，未见发落，万一相国来召，何以应之？虽一年半载，亦不敢放去也。”张仪闷甚，访贾舍人何在，人亦无知者。又过数日，复书刺往辞相府，苏秦传命：“来日相见。”仪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当，次日侵晨往候。苏秦预先排下威仪，阖其中门，命客从耳门而入，张仪欲登阶，左右止之曰：“相国公谒未毕，客宜少待。”仪乃立于庑下，睨视堂前官属拜见者甚众，已而禀事者又有多人。良久，日将昃，闻堂上呼曰：“客今何在？”左右曰：“相君召客。”仪整衣升阶，只望苏秦降坐相迎，谁知秦安坐不动。仪忍气进揖，秦起立，微举手答之，曰：“余子别来无恙？”仪怒气勃勃，竟不答言。左右禀进午餐，秦复曰：“公事勿冗，烦余子久待，恐饥馁，且草率一饭，饭后有言。”命左右设坐

于堂下。秦自饭于堂上，珍馐满案，仪前不过一肉一菜，粗粝之餐而已。张仪本待不吃，奈腹中饥甚，况店主人饭钱先已欠下许多，只指望今日见了苏秦，便不肯荐用，也有些金资赍发，不想如此光景，正是：“在他矮檐下，谁敢不低头！”出于无奈，只得含羞举箸。遥望见苏秦杯盘狼藉，以其余肴分赏左右，比张仪所食，还盛许多，仪心中且羞且怒。食毕，秦复传言：“请客上堂。”张仪举目观看，秦仍旧高坐不起，张仪忍气不过，走上几步，大骂：“季子，我道你不忘故旧，远来相投，何意辱我至此！同学之情何在？”苏秦徐徐答曰：“以余子之才，只道先我而际遇了，不期穷困如此，吾岂不能荐于赵侯，使子富贵？但恐子志衰才退，不能有为，贻累于荐举之人。”张仪曰：“大丈夫自能取富贵，岂赖汝荐乎？”秦曰：“你既能自取富贵，何必来谒？念同学情分，助汝黄金一笏，请自方便！”命左右以金授仪。仪一时性起，将金掷于地下，愤愤而出，苏秦亦不挽留。

仪回至旅店，只见自己铺盖，俱已移出在外。仪问其故，店主人曰：“今日足下得见相君，必然赠馆授餐，故移出耳。”张仪摇头，口中只说：“可恨，可恨！”一头脱下衣履，交还店主人，店主人曰：“莫非不是同学，足下有些妄扳么？”张仪扯住主人，将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，备细述了一遍。店主人曰：“相君虽然倨傲，但位尊权重，礼之当然。送足下黄金一笏，亦是美情，足下收了此金，也可打发饭钱，剩些作归途之费，何必辞之？”张仪曰：“我一时使性，掷之于地，如今手无一钱，如之奈何？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前番那贾舍人走入店门，与张仪相见，道：“连日少候，得罪！不知先生曾见过苏相国否？”张仪将怒气重复吊起，将手往店案上一拍，骂道：“这无情无义的贼！再莫提他！”贾舍人曰：“先生出言太重，何故如此发怒？”店主人遂将相见之事，代张仪叙述一遍：“今欠帐无还，又不能作归计，好不愁闷！”贾舍人曰：“当初原是小人撺掇先生来的，今日遇而不遇，却是小人带累了先生，小人情愿代先生偿了欠帐，备下车马，送先生回魏，先生意下何如？”张仪曰：“我亦无颜归魏了。欲往秦邦一游，恨无资斧。”贾舍人曰：“先生欲游秦，莫非秦邦还有同学兄弟么？”张仪曰：“非也。当今七国中，惟秦最强，秦之力可以困赵，我往秦幸得用事，可报苏秦之仇耳！”贾舍人曰：“先生若往他国，小我不敢奉承，若欲往秦，小人正欲往彼探亲，依旧与小人同载，彼此得伴，岂不美哉？”张仪大喜曰：“世间有此高义，足令苏秦愧死！”遂与贾舍人为八拜之交。贾舍人替张仪算还店钱，见有车马在门，二人同载，望西秦一路而行。路间为张仪制衣装、买仆从，凡仪所须不惜财费。及至秦国，复大出金帛，赂秦惠文王左右，为张仪延誉。



时惠文王方悔失苏秦，闻左右之荐，即时召见，拜为客卿，与之谋诸侯之事，贾舍人乃辞去。张仪垂泪曰：“始吾困阨至甚，赖子之力，得显用秦国，方图报德，何遽言去耶？”贾舍人笑曰：“臣非能知君，知君者，乃苏相国也。”张仪愕然良久，问曰：“子以资斧给我，何言苏相国耶？”贾舍人曰：“相国方倡‘合纵’之约，虑秦伐赵败其事，思可以得秦之柄者，非君不可。故先遣臣伪为贾人，招君至赵，又恐君安于小就，故意怠慢，激怒君，君果萌游秦之意。相君乃大出金资付臣，吩咐恣君所用，必得秦柄而后已。今君已用于秦，臣请归报相君。”张仪叹曰：“嗟乎！吾在季子术中，而吾不觉，吾不及季子远矣。烦君多谢季子，当季子之身，不敢言‘伐赵’二字，以此报季子玉成之德也。”

贾舍人回报苏秦，秦乃奏赵肃侯曰：“秦兵果不出矣。”于是拜辞往韩，见韩宣惠公曰：“韩地方九百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然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。今大王事秦，秦必求割地为贄，明年将复求之。夫韩地有限，而秦欲无穷，再三割则韩地尽矣。俗谚云：‘宁为鸡口，勿为牛后。’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‘牛后’之名，臣窃羞之！”宣惠公蹴然曰：“愿以国听于先生，如赵王约。”亦赠苏秦黄金百镒。苏秦乃过魏，说魏惠王曰：“魏地方千里，然而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无如魏者，于以抗秦有余也。今乃听群臣之言，欲割地而臣事秦，倘秦求无已，将若之何？大王诚能听臣，六国纵亲，并力制秦，可使永无秦患。臣今奉赵王之命，来此约纵。”魏惠王曰：“寡人愚不肖，自取败辱。今先生以长策下教寡人，敢不从命！”亦赠金帛一车。苏秦复造齐国，说齐宣王曰：“臣闻临淄之涂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富盛天下莫比，乃西面而谋事秦，宁不耻乎？且齐地去秦甚远，秦兵必不能及齐，事秦何为？臣愿大王从赵约，六国和亲，互相救援。”齐宣王曰：“谨受教！”苏秦乃驱车西南说楚威王曰：“楚地五千余里，天下莫强。秦之所患，莫如楚。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。今列国之士，非纵则衡。夫‘合纵’则诸侯将割地以事楚，‘连衡’则楚将割地以事秦，此二策者，相去远矣！”楚威王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楚之福也。”

秦乃北行回报赵肃侯，行过洛阳，诸侯各发使送之，仪仗旌旄，前遮后拥，车骑辎重连接二十里不绝，威仪比于王者，一路官员，望尘下拜。周显王闻苏秦将至，预使人扫除道路，设供帐于郊外以迎之。秦之老母，扶杖旁观，啧啧惊叹，二弟及妻嫂侧目不敢仰视，俯伏郊迎。苏秦在车中谓其嫂曰：“嫂向不为我炊，今又何恭之过也？”嫂曰：“见季子位高而金多，不容不敬畏耳！”苏秦喟然叹曰：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吾今日乃知富贵之不可少也！”于是以车载其亲属，同归故里，起建大宅，聚族而居，散千金以贍宗党。今河南府城内有苏秦宅遗

址，相传有人掘之，得金百镒，盖当时所埋也。秦弟代、厉羨其兄之贵盛，亦习《阴符》，学游说之术。

苏秦住家数日，乃发车往赵。赵肃侯封为武安君，遣使约齐、楚、魏、韩、燕五国之君，俱到洹水相会。苏秦同赵肃侯预至洹水，筑坛布位，以待诸侯。燕文公先到，次韩宣惠公到。不数日，魏惠王、齐宣王、楚威王陆续俱到。苏秦先与各国大夫相见，私议坐次。论来楚、燕是个老国，齐、韩、赵、魏都是更姓新国，但此时战争之际，以国之大小为叙：楚最大，齐次之，魏次之，次赵，次燕，次韩；内中楚、齐、魏已称王，赵、燕、韩尚称侯，爵位相悬相叙不便。于是苏秦建议，六国一概称王。赵王为约主，居主位，楚王等以次居客位，先与各国会议停当。至期，各登盟坛，照位排立。苏秦历阶而上，启告六王曰：“诸君山东大国，位皆王爵，地广兵多，足以自雄。秦乃牧马贱夫，据咸阳之险，蚕食列国，诸君能以北面之礼事秦乎？”诸侯皆曰：“不愿事秦，愿奉先生明教。”苏秦曰：“‘合纵擒秦’之策，向者已悉陈于诸君之前矣，今日但当刑牲歃血，誓于神明，结为兄弟，务期患难相恤。”六王皆拱手曰：“谨受教！”秦遂捧盘，请六王以次歃血，拜告天地及六国祖宗，“一国背盟，五国共击”，写下誓书六通，六国各收一通，然后就宴。赵王曰：“苏秦以大策奠安六国，宜封高爵，俾其往来六国，坚此纵约。”五王皆曰：“赵王之言是也。”于是六王合封苏秦为“纵约长”，兼佩六国相印，金牌宝剑，总辖六国臣民。又各赐黄金百镒，良马十乘。苏秦谢恩，六王各散归国，苏秦随赵肃侯归赵。此乃周显王三十六年事也。史官有诗云：

相要洹水誓明神，唇齿相依骨肉亲。

假使合纵终不解，何难协力灭孤秦？

是年，魏惠王、燕文王俱薨，魏襄王、燕易王嗣立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